顧端文公遺書

乙巳

或問性曰不知也曰請誦所聞而子裁焉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說得極精透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說得極斬截又曰性相近也說得極穩妥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說得極玲瓏伊川曰性即理也說得極實落子以爲何如曰精透的委是精透斬截的委是斬截穩妥的委是穩妥玲瓏的委是玲瓏實落的委是實落却都是書裡我的眼裡看的口裡念的耳裡聽的若自家於此沒個理會處有何交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

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

衛嗣君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此語甚可味試反入身來吾人日用間要當視有爲視聽有爲聽言有爲言動有爲動若率意泛應了無着落只成一箇孟浪去是所謂行尸走肉也

陸象山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遂大悟援筆書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至于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予讀之殊有省已而思之單提個聖人還覺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之間

有些子隔限在反不如滿街都是聖人一言更爽只是看作奇特說得驚天動地便會發狂究竟不如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言最痛快又最實落最激昂又最平穩能使人當下識取自家面目有勃勃興起不忍薄待其身之心又能使人當下識取堯舜面目有欣欣向往不肯自安於不如之意真造化語也

予謂季時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孔子僅於贊禹兩言無間然於贊顏兩言賢哉今於仲亦兩言如其仁且仁之一字生平不肯漫以許人而獨許仲何也若曰取其功則亦取其功而已焉得而遽仁之至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反若不滿於召忽然者何也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

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舊傳有齊論語齊論語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門弟此意見得極直截何來費許多氣力為兩下分疏到底分疏不下展轉葛藤至此一掃而盡吾輩只如此看可見世間只有一條大路更無旁蹊曲徑討得方便亦令胸中十分灑落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是矣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無乃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也曰若謂人與禽獸果無異乎何以人能由仁義行仁義禽獸不能人能為堯為舜禽獸不能乎且不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乎又不聞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乎為此言者其亦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乎而獨於孟子乎吹求

也且人爲貴則物爲賤人爲大則物爲小此誠判人與
禽獸相遠之辭也況幾希二字卽是表人與禽獸相近
之辭也蓋緣世人則之以聖賢則愕然而駭避之而不
敢承旣看得自家太卑律之以禽獸則咈然而怒推之
而不肯受又看得自家太高故孟子於此不遽言人之
異於禽獸而必推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又不顯言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如之何如之何而但微言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使之自思而自悟焉庶於此識得
兩下界限所爭不多若不肯爲聖爲賢便應爲禽爲獸
若不肯爲禽爲獸定須爲聖爲賢中間更無站立處耳
是則孟子重爲人慮惟恐其無以下別於禽獸因指幾
希二字特相悚動若乃重爲禽獸慮惟恐其無以上同

於人且礙淺希二字并欲破除剛下用意正迥然懸絕安得相提而論曰畢竟貪歡之性是善非善曰君姑就孟子所論山木雞參等處求之當自有見

對朋友之時多對妻孥之時少便日益對朋友之時少對妻孥之時多便日拙

君以擇相爲要相以正君爲要乃其喫緊處總之不出於用人唐虞三代莫不出茲降至戰國猶有知其義者蓋古先之流風遺韻遠矣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

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臣臣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願卒爲弟子此千古君人者論相第一義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不克君說謂連曰歌者之旧且止以昔為師欣為中尉越爲內使賜建衣二襲此千古們人者格君第一義也漢唐以來上未嘗無賢君下未嘗無良相試以此按而求之幾成絕響矣故特表而出之以附於孔子錄秦誓之義

或問樊遲問仁子告之愛人問智子告之知人愛則無分別知則有分別及其未達又告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有分別正所以成其無分別也近來說者往往尚渾合而概分別將無邊見竊惟吾性萬善咸備仁主惻隱義主羞惡禮主辭讓智主是非此理一色平鋪只看外面如何感內面即如何應何容揀擇若如尚渾合而概分別便掃那是非既掃却是非便於所性之中裁

去其一也然則仁義禮俱是而智獨非歟竊恐世之所謂分別猶是支離於事物兹之所謂分別乃至支離於心體矣非吾所知也曰此為世之物我障重是非太苛者下一鍼耳竊亦願有商焉當其未感不見可是誰與之是不見可非誰與之非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當其既應是者逝矣是於何存非者逝矣非於何存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當其正感正應因可是而是之是不在我也因可非而非之非不在我也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允若兹向者子以為不可何也曰允若兹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莫不然今不曰無惻隱無羞惡無辭讓而獨曰無是非明明貴渾含而賤分別於所性之中裁去其一也奚其可曰孔子

不云無可無不可予曰孔子之意正謂可以伯夷叔齊則伯夷叔齊可以柳下少連則柳下少連可以虞仲夷逸則虞仲夷逸與時偕行不主一見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若貴渾含而賤分別正是有可有不可也乃得附於孔子乎曰固也惟是貴渾含而賤分別亦屬厚道似不必過為吹求耳曰埋藏君子出脫小人都從這裡做出何云厚乎曰然則大舜隱惡而揚善何如曰善則揚之惡則隱之此正渾含中分別分別中渾含聖人虛融無我之妙用也至於舉十六相擯四凶且并其惡而揚之不棄為之隱矣此又內秘渾含外現分別聖人礪世磨鈍之大權也吾輩於此切宜隨處體察不可執一端為定式也予起而謝曰此至論也命之矣

或問象山先生曰夫子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象山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不能及也然否曰象山此論以警世之誇多鬪靡者則善矣而實不然只緣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蓋此三字乃假借數目形容見地圓缺之辭今便實作數目看因有多少之說註云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方是子貢本旨故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於此直是將顏子

與自家兩人真面目描出是上夫子今日子貢尚嫌少在然則象山尚嫌多在也尚嫌少在知二誠不如知十尚嫌多在知十反不如知知二矣奚其可總之是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曰知十知二必有個源頭在陽明云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却說得好曰註中亦自點破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曰明睿便是從心地上透出來曰推測便是從知見上攙入來正與陽明之說相表裏第謂那如三語是聖人嘆息之意恐又不然聖人無詐語說個堯舜猶病即實實堯舜猶病說個非爾所及即實實非爾所及說個吾與女即實實吾

與女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如之何曰味語意與
此迥然不同恐不得援以相證也曰子貢旣未能反到
源頭何爲而與之曰此自有說吾輩試默默體察其於
自家往往只見長處不見短處還能自知否其於人往
往只見他短處不見他長處還肯自屈否這兩個病痛
淪肌浹髓古往今來脫得的有幾乃子貢旣能自知又
肯自屈這是第一好根器安得而不與卽如顏子之於
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旣竭吾才猶以爲從之末由也只
是個自知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也只是個自屈便依稀趕上孔子子貢根
器爾爾又何患不趕上顏子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
也言弗如乃所以如之也曰何不遂將知十知二源頭

說破使他好用功曰看來這件事有個時擄孔子要接引子貢的心腸根不立地成聖却亦忙不得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到此方說破矣所謂時也昔香嚴問潙山如何是西來意潙山不答一日擊竹有悟乃稽首遙拜曰若令當時說破寧有今日此意最好儒家却大段鹵莽在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廼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予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個來脉矣君謂不思者責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責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個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脉

曰中曰得是落脉要而言之來脉處即脉落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着來脉方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强得何落脉上勘明方好住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個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個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個聖人無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耳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曰信哉世以不思不勉爲作聖之因今子直勘到不思不勉之來脉處是因上說因也世以不思

不勉爲入聖之果今予直勘到不思不勉之落脉處是果上說果也惟因上說因乃爲眞因亦惟知眞因乃可與起因惟果上說果乃爲眞果亦惟知眞果乃可與結果然則善言不思不勉者未有如予者也予疑之過矣過矣

或問予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劉中立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予又不能無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牽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爲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甚麽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總
蓋一篇章章是箇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亦是箇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
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
是故謂之學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
矩而已矣謂之矩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
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箇小心訣曰天命云何曰臣受
命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爲
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爲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爲人詩云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箇敬關之程
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
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

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執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歛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箇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或問近世好爲新說即一部四書幾於另換一番面目有來語者予往往收之何也曰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同異但於道理無礙縱橫曲直皆足以爲吾用何須執一曰獨於無善無惡四字辨之諄諄何也曰這是大頭腦所

在如何放過得曰陽明與錢王二公證無善無惡之說於天泉橋上而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及至洪都鄒東廓歐陽南野諸門人來謁請益陽明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之自悟近被汝中拈出第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陽明非無見者何爲云爾曰此非子之所能知竊嘗稍涉內典纔開卷便都是這個話頭且無論西土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暨五宗諸大善知識卽聲聞影附之流亦看作家常茶飯一般乃今贊嘆張皇一至於此宜彼之藐視儒門也

丙午

吾讀易而得窮理之說焉合之自乾至未濟同一體也分之自乾至未濟各一用也不相假借不相侵越不相攙和不相牴牾窮理者應作如是觀吾讀易而得博約之說焉乾剛坤柔也坎實離虛也艮靜震動也巽伏兌見也一分而二體則通貫二合而一功則交持博約者應作如是觀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一都是太極的影神

或問乾之彖言首出庶物乾之象又言羣龍無首何也曰當以中庸爲證中庸言天下之至聖至於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謂首出言天下之至誠至於苟不固聰明

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謂無首

文王之八卦離南坎北是用河圖其六十四卦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終坎離終旣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是用先天圖

乾之六爻莫善於潛然不可擇而趨也莫不善於亢然不可畏而避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曰見羣龍無首吉

乾天道也其在於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點工夫坤地道也其在於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工夫點本體

論語堯曰篇歷叙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之論五美四惡繼焉惟孔子亦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然則道統之說有自來矣或者以爲始於孟子殆非也

或問程子識仁說曰仁之為道最精微最廣大孔子贊易特揭乾元坤元而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與門弟子言獨於仁最爲亹亹至孟子亦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可見仁乃五常之首義禮智信對他不過顧其所以爲五常之首者正以其包却義禮智信也學者不知求仁而徒規規焉從事於義禮智信之間誠不免於粗狹若知求仁而遂視義禮智信爲粗且狹外之而不屑焉將必有渾渾無剛毅有寬裕無謹嚴有茹納無分辨有流通無專一是乃狥仁之偏而略其全襲仁之影而遺其實即其所見以爲精者亦屬渺幽適足以便人之逃藏而非眞精其所據以爲大者亦屬游蕩適足以供人之假借而非眞大是爲仁之賊

而已矣故程子拈出識仁二字欲人尋見自家本來面目其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則又欲人尋見仁之本來面目也其旨深矣

知有仁不知有義禮智信這仁便是淹搭的沒些子骨氣亦便非仁之本色知有義禮智信不知有仁這義禮智信便是硬燥的沒些子生意亦便非義禮智信之本色

羞惡失而爲頑鈍恭敬失而爲脫略是非失而爲調停真純失而爲浮漫羞惡流而爲矯激恭敬流而爲矜持是非流而爲徼察真純流而爲固滯

善與惡相爲負勝不並立者也從上聖賢劬劬懇懇發明性善正欲壓倒一惡字今也并欲壓倒一善字壓倒一惡字惡字不得出頭壓倒一善字善字亦不得出頭矣

惡之來也其萌甚微賴有善以密消之耳惡之發也其力甚猛賴有善以顯制之耳誠使善不得出頭其亦何所不可爲哉昔宋范純仁或譏其好名純仁喟然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竊謂無善無惡之說則人又嘗避爲善之嫌矣不知是何路而可也

如何得無欲遜山先生門下相傳教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爲入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爲升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爲入室

有欲低無欲高有欲垢無欲淨有欲軟無欲剛有欲煩無欲簡有欲忙無欲閑有欲險無欲穩有欲牽纏無欲撇脫有欲凝滯無欲圓通個中妙處難以言述

早來思無欲二字最妙無欲則虛虛不窒矣無欲則清清

不溷矣無欲則剛剛不屈矣無欲則簡簡不勞矣無欲則靜靜不擾矣無欲則高高不俗矣

衡齋駁物理之說謂天地萬物都無理可窮而又力排入心無理四字縷縷殆千萬言余再三撿繹竟不知此四字出自誰氏也

白沙先生以自然爲宗近世儒者皆宗之而不思不勉之說盈天下矣不可道也不是只要識得自然何也天理也行乎天理之不得不行止乎天理之不得不止所謂自然也孟子說得好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如知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知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禹嘗鑿龍門鑿伊闕鑿大行矣如何又說他不鑿此其間不爲不多乎

矣如何又說他無事孟子又說得好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夫如是禹曷與焉故其鑿也乃所以爲不鑿也其有事也乃所以爲無事也此自然之說也是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然也未能不思而得則有思未能不勉而中則有勉其思其勉都是自家眞箇要求出頭不容自已如有癢要搔如有痛要護亦自然也知不思不勉之爲自然而不知思勉之爲自然此只從思不思勉不勉處較量而未及勘到所以思不思所以勉不勉處也故湛甘泉又拈出隨處體認天理一語正發明自然之說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何也正所謂天理也聖人就後天

拈出先天將人間世許多等級一齊掃蕩豈不是造化手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向看作三樣人今看來只一人身上便有此三樣人之言曰世間愚夫愚婦亦箇箇是生知箇箇是安行予則曰自古大聖大賢亦箇箇是學知利行箇箇是困知勉行須如此看方盡若只見得一邊將來不墮安排必落放蕩恐於這六箇字了無干涉

或問中庸戒懼慎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曰謂之戒慎不睹則無所不戒慎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慎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慎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

靜閑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却造次顛沛在其中矣而又言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乃就中點出一個閑忪閑順逆關也若曰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須透過這閑忪關順逆關然後成得個無終食之間違仁也於此看作兩段事固繆於此看作一段事恐亦未能識聖賢喫緊提撕之意也

獨內境也人所不知最易躲藏造次顛沛外境也人所共見最難矯飾須要一一白查不可待人來查我也

與物無對狀獨之爲至尊也十視十指狀獨之爲至危也其義皆精惟是獨知之說尤覺親切而二義亦兼焉葢一擲烱然內不落安排外不落色相正所謂與物無對

而自心自照善也無從而著惡也無從而掩正所謂十目十指是故專以天命之性爲與物無對而言獨者但說得體之渾然莫覩莫指處未說得用之顯然可視可指處茲乃體中之用無對之跡有對之朕至尊而至危者伏焉其於防閑甚難一則可懼專以肺肝之見爲十視十指而言獨者但說得用之顯然與物爲對處未說得體之渾然與物無對處茲乃用中之體無指視之人有指視之我至危而至尊者臨焉其於覺察最易一則可喜此予所以重有味乎獨知之說也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邪要知告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邪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

求字正告子一脉却不肯認個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朱子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何以不曰宰物於心屬應事於知曰此自有說在心與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心統性情具衆理性也心之體也知則在體中爲用故以妙衆理言之應萬事情也心之用也知則在用中爲體故以宰萬物言之如此體認可見此老下語十分精密眞是一字不可移動

或問大學曰曾子不云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部大學只如此看曰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忠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恕也格物其入門也至善其極則也物格則知致矣知本之如何而爲本則知何以盡己之性知末之

如何而爲末則知何以盡人之性於是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而至善在我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學而不厭忠也誨人不倦恕也孔子一生精神血脉等閒爲曾子拈出大學一書只是因而寫成

只看本末二字血脉自然貫通只看本末二字條理自然明白

謂之本便該著末謂之末便跟著本如何分得然而謂之本便不可以末視之矣謂之末便不可以本視之矣如何混得

楊子徇末而忘本非明德之親民也楊子徇本而遺末非親民之明德也子莫執中又將本末作平等看非至善

之明德親民也楊墨知分殊不知理一子莫知理一不知分殊其失均也

墨子悲絲楊子泣岐子莫躊躇二子之間這一腔精神十分懇切渠何嘗不要誠意正心修身亦何嘗不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只緣本末上未曾參透其流便至無父無君孟子且推而等諸洪水夷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豈不信哉此大學之格物所以爲入門第一義也

且無論楊墨子莫聖如伯夷也只成得一個淸聖如柳下惠也只成得一個和聖如伊尹也只成得一個任夫何故只緣格物上有些子未徹在故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或問理與氣一乎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有味乎孟子尚友之說此中一段精神便須直透到天地

初分萬物初生之時有味乎孟子立命之說此中一段

精神便須直透到天地未分萬物未生之時

或問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似從性上得手下條先

言存心後言養性又似從心上入手何也曰心有爲也

性無爲也論本體有爲者必須得無爲者爲之張主故

知性乃能盡心論功夫無爲者必須得有爲者爲之效

靈故存心乃能養性橫說是一樣竪說是一樣要看得

圓

丁未

無善無惡四字上之收了一種高曠的人下之收了一種機巧的人惟存下中行收他不得只是此種人最少不比那二種人多又有一種庸常的人亦收他不着只是沒用處不比那二種人都有一段精神聳動得人以故彼之勢日強日熾此之勢日孤日微不知將來何所底止耳章文懿公曰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收得如言哉

或問予有惑於無無善無惡之說也易不云無咎無譽乎禮不云無非無儀乎曰無咎無譽坤道也乾則否無非無儀婦道也丈夫則否

祁門夾度明府與予商無善無惡之說曰此與無聲無臭何如予曰畢竟是同他日過吳門再舉此話予曰向所云尚有個因緣在往雲間錢肇陽謂予曰子於無善無惡亟稱之何於無聲無臭又信之予曰公以為兩言同耶肇陽曰同予曰無聲無臭儒宗也無善無惡釋宗也如無善無惡有加於無聲無臭之上也誠宜以無善無惡為宗矣如其同也又何必舍無聲無臭而艷他宗乎況乎無善無惡須借無聲無臭作註腳而後分明無聲無臭却不待取證於無善無惡也由此觀之兩言亦有辨矣吾儕宜何從焉故肇陽之言同將以無聲無臭伸無善無惡也予之言同將以無聲無臭槪無善無惡也此意殆有不同會須道破試為質諸海門先生何如

鄧孚如曰二氏之學賢者務之務之非也其遺世累離情欲不可廢也亦惟賢者闢之闢之非也必其遺世累離情欲乃能闢也此語最平

或問朱子於格物添一理字陽明於致知添一良字將無蛇足曰知原是良物原是理兩先生特與拈出耳奚其添

羅近溪以顏山農為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為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為聖人

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是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童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有一人嘗從心隱問仙因而請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

買零賣其人尊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心隱所言豈不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正其心術固是一有用才也

子桑原壤是一路人孔子一可之一賊之何故子桑離塵絕俗孤行一意方諸汶汶者流相去遠矣特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耳聖人安得而過疵之至如原壤母死而歌滅理傷教不可訓也故特借其夷俟一節深致外之之意焉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猶爲有隱乎云爾亦覺之使其可受庶幾一旦省悔非但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聖人於予奪之際輕重低昂一毫不爽而用意忠厚又如此於此可以得待異端之法

天生大聖大賢大豪傑都把個極難的題目放在他身上

着他處置個中有兩箇大機栝一是要他磨礲鍛鍊叩
而能振暢而能章消而能澄澈而能定四顧惟谷通山
全副真精神一身如餘掃盡諸般閑伎倆譬諸徂徠之
松泰華之栢其爲大風烈日之所披鑠嚴霜凍雪之所
催剝不知凡幾而後彌蒼質彌古幹霄聳壑嫩色全除
故能歷千百年不凋爲萬木長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言
盡已之性一要他曉得世間入情委有許多變態世間
事幾委有許多險阻即有不盡如吾意者務設身處地
詳爲籌而寬爲待不以巳長格物不以不幸窮人不以
一瑕掩瑜不以怙終厭棄精思熟計遍所測■時操時
縱時張時弛先後重輕曲中肯綮譬彼大醫王其於一
切病情如身爲百草向各人五臟六腑中穿過一番無

所不洞見其於一切藥性又如身爲諸病人向百草中穿過一番無所不諳悉故能起死回生造化在手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言盡人之性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只就貧賤一項人說而今看來即富貴一項人亦自有種種憂患如堯之洪水舜之三苗湯之夏臺文之羑里又如伊尹之桐宮周公之東山以及諸葛武侯之於漢狄梁公之於周郭汾陽之於唐李忠定文信公之於宋何莫不然乃知困之進人不論有位無位只要人自識得個中機括不蹉過耳若進則優游巖廊當憂不憂當懼不懼徒然擁高爵飽厚祿以明得志退則優游泉石了無

一事足攖其念其於世之理亂安危亦如秦人之視越人漠不相關果天棄我耶抑我棄天耶吾不知此爲何等人也省夫省夫

留侯原是世外人只緣一片熱心未斷却走入世上來其所相與稱知已者依舊是世外人一切大關係處都共商量初年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則滄海君晚而定太子則商山四皓又如談兵則黃石公談玄則赤松子此其際微矣韓彭輩何足以知之

一日偶與座客評儀封人晨門荷蓧接輿長沮桀溺七人優劣仲兒曰儀封人晨門爲優客曰何曰此兩人不卑小官潛行不忘天下意思一座稱善

伯夷似偏在約一邊再失之則楊朱而已矣柳下惠似偏

在博一邊再失之則墨翟而已矣莫子似於博約之問調停取巧自以爲不偏而率歸於偏也再失之則鄉愿而已矣

矯氣質以從義理是聖賢路上人矯氣質以從流俗是鄉愿路上人上之不能純於義理下之不肯同於流俗是狂狷路上人

問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何如曰此專以氣質言耳然而氣質非性也以氣質爲性是旁論非正論也程子嘗喩之於水以爲淸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但借水喩性須點出性字方纔明白試曰淸固水之性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性也其可乎孟子亦嘗喩之於水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誠按而爲之說曰就下固水也過顙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試曰就下固水之性也過顙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之性也其可乎以此論之安得指氣質爲性

或問孟子性善之說人多援易中繼之者善爲證不知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脉因子可以見父也謂子卽是父則非矣予曰若只說眼睛耳朶鼻頭口觜上較看委是父子亦不同若勘到這個血脉豈但父子卽路人也一般豈但路人卽仇讐也一般豈但仇讐卽禽獸草木也一般雖然覓些子異處不可得

或問中謂乙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易云百姓

日用而不知孟子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吾人渾身是道論語何又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乙曰公自錯看了曰應如何看乙曰誰人出不由戶誰人不由斯道予以爲然否予曰果如乙所云聖人說他何用

或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爲性則可謂性爲善則舉一而廢百矣予曰也只是廢得一個惡何須過慮

言性者不曰善則曰惡不然則曰有善有惡又不然則曰可善可惡告子一齊撇下單單道個無字何等脫洒當是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進而與王侯卿大夫言以此退而與門弟子言以此肫肫懇懇不憚強聒率以不遇曾無少悔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直是看得如此等閒味其語意居然狹小孟子以爲是何足與語最上第一極則云爾何等超卓却不知道個中埋藏無限蹊蹺也

據戴記大學有結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可見格物只是知本知本只是修身致知者只是知修身爲本三言一義也

李見羅先生性善編專爲陽明致良知之說而作其見卓矣但致良知三字何嘗不是誠使人人肯致良知便人人是個聖賢亦有何害於天下惟是陽明以無善無惡爲性則亦以無善無惡爲良知此其合商量處也見羅較勘到此可謂洞見病根至於反覆辨良知不可爲體態落第二義矣

朱子之格物陽明之致知俱可別立宗若論大學本指尚未盡合要之亦正不必其盡合也

李見翁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洞徹孔曾之緼若曰至善是體明德亦屬用修身是本心意知物亦竊未似又主張太過矣

或問格物之說紛如聚訟孰爲定論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四個知字是同是異曰安得有異曰如此格物之說昭然明矣故王心齋曰自天子以下三條是釋致知格物之義陽明表章古本近日李見羅特揭修身爲宗都不肯照大學原解未審何也

胡廬山曰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憖乎

敢知至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一氏先先天而後後天卻自有見雖然既已先先天而後後天矣彼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哉

胡廬山少好攻古文辭歐南野謂曰夫藝達於道故游焉而不溺志後於藝故局焉而胥喪子盍早辨之廬山聞之瞿然始有發憤刊落之意及其晚而著衡齊八篇王弇州爲序猶疑其修詞之過信乎熟處難忘也

或爲顏子孔門第一人及問爲仁僅告之四勿何也曰君莫草草看了這是儒門一個莊嚴法曰請示之曰非禮勿視是爲顏子莊嚴這眼非禮勿聽是爲顏子莊嚴這耳非禮勿言是爲顏氏莊嚴這口非禮勿動是爲顏子莊嚴這四體如此即顏子一身如水晶宮瑩徹玲瓏不

後可以形色求矣如何草草看得

戊申

世人往往喜承本體語及工夫輒視爲第二義孔子當時却只任功夫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究竟爲何以不厭誨何以不倦個中消息最爲微細說聖說仁聰明才辨之士猶可覓些奇特呈些玄妙逞些精采弄些伎倆只推勘到這裡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之所謂工夫恰是本體而世人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矣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此語甚可味下一正字更自躍然

泛泛看來聖與仁地位峻絕高而難攀爲不厭誨不倦曰

用平常卑而易企及入細體貼何謂聖何謂仁還是個名耳爲不厭誨不倦乃其實也誠能爲不厭誨不倦更有甚聖與仁如其不能更説甚聖與仁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明明將聖與仁真面目和盤托出矣讀者切勿等閒抹過

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公西華也是這意思只覺比子貢更提掇得人心動

自中庸言不思不勉之謂聖而説者卒謂須從不思不勉入門方是作聖真血脉其指精矣予讀論語若聖與仁章尤有滋味夫何故教人以不思不勉入聖則凡有待於思且勉者便逡巡畏縮不敢向前且待分諉其責於資稟教人以不厭不倦入聖則凡有厭者明是我自家

厭那個令我厭凡有倦者明是我自家倦那個令我倦
更無推託處也或曰惟不思不勉所以不厭不倦予曰
這也泥不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曷嘗無思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曷嘗無勉這其間正可想見聖人一段孜孜
亹亹繾綣不能已的眞精神有何厭且倦乎故於不思
不勉處不厭不倦夫人可能於思勉處不厭不倦非聖
人不能也吾輩應於此密密自査方有進步

或問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善非他卽不思不勉
者是也擇善擇此而已固執執此而已敢請正曰就人
而論有思而得有不思而得有勉而中有不勉而中就
善而論原是個渾然的物事其不思不勉亦何待言更

有一說就善而論本自無失不須曰得不自無差不須曰中就人而論却未可便以不思不勉為善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乃為善耳且所謂不思不勉亦未可只在不思不勉上求還有個源頭在須是這個渾然的物事完完全全沒些子虧欠然後拈來是道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耳若不尋着源頭要去求個不思不勉如何做得成縱做得成也是硬作主張告子便是如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豈不是學聖人之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豈不是學聖人之不勉緣他源頭上錯了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遂有千里之謬

看來喫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總是聖人一脈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

總與自性無干
不思不勉是現成話須要求其來歴處與其下落處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試看那誠字便知來歴看那中字得字便知下落要之來歴處即其下落處亦非有二也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必便是善故特點出得字中字此指甚精不可不察

須知道物事用不得一毫安排造作又須知思勉學慮正與安排造作相反始得而今混作一樣所以兩邊費許多說話洪範不云思曰睿睿作聖乎中庸不云不敢不勉乎至論語且云未之思也又曰不敢不勉何有於我乃知思勉二字尚未易承當况可一筆勾銷也

子路問成人題目甚大孔子分二欵告之一則曰亦可以

爲成人一則曰亦可以爲成人却反說得小了展轉求之不得其故一日擬議及此窃存之曰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子聞而豁然益子路心甚雄氣甚壯眼甚高孔子恐其看得當時人太低責備當時人太過就把眼前畧有名目的人告之喫緊只在文之以禮樂耳次之又只說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如是而已大率責己當重以周責人當輕以約味個亦字兩意俱含於其中就子路言即前條所指成人就春秋時言即後條所指成人取節爲可夾從必種種求全故槩曰亦可以爲成人一以示向上一路尚自有在令應進而求之勿草草自盡一以廣爲善之門但大節無虧便當得本來面目足以除褻世之

狂瀾不致滔滔日下也其旨深其慮遠矣

或問孔子與子張論前知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盖直直指出天地間亘古亘今不可磨滅的道理做個把柄至精亦至確矣却又言及所損益何也竊疑既有損益誰能知之曰謂之損第有所裁定而非革也謂之益第有所增定而非創也非革非創則亦因也試觀自周而後爲秦爲漢爲晉爲南北朝爲隋爲唐爲五代爲宋按其大規模誰能外禮別有建立考其細節目誰能外禮別有商量至其所謂禮又誰能外唐虞三代別開一局也可見前知之道總收在這三個字內這三個字又只收在這一個字內曰暴如秦悖如隋彼亦悪知禮乎曰此所以不再世而滅也然則此一字非惟該貫常

變亂攝經權且并治亂興亡之故都不能出其範圍矣
聖人之前知其簡易神妙有如是夫
禹吾無間然矣禹吾無間然矣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恰
好映出禹一段事蹟緜歷而禹與自禹觀之胸中無限
彷徨無限悽惻無限虧欠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分
明是痛父之辜過自貶損其盡力溝洫分明是幹父之
蠱過自勞瘁至其郊鯀配天致孝致美又分明表平成
之功有所從來不敢擅爲已有庶幾蓋父之愆云爾自
孔子觀之禹之用心如此其所爲無限彷徨正是天理
之至其所爲無限悽惻正是人情之至其所自認無限
虧欠正是没些虧欠處也故歷舉其事言之而始終以
無間然贊嘆試於此默默玩味即千載之下猶不能不

令人吁嗟而感歎也嗚呼微哉

又曰禹有間當父子之窮也湯有慚當君臣之窮也周公有過當兄弟之窮也然而有間者卒歸於無間有慚者卒歸於無慚有過者卒歸於無過則是聖人之善處遇而過不能窮聖人也故曰天下之變不常聖人之常不變

人謂堯以天下與舜據吾意直是堯以舜與天下耳或曰何也曰試想舜得天下還有增益也無曰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無增益也曰試想舜不得天下還有減損也無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減損也試想天下得舜還有增益也無不得舜還有減損也無曰堯以不得舜爲憂將必以得舜爲樂憂者憂天下之無所托樂者樂天

下之有所托也可見當是時天下休戚安危全在舜身上舜視天下甚輕天下視舜却甚重這個損益似不小小曰如此看來信乎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

或問臣有弑君子有弑父而孔子懼孔子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起局在此結果亦在此蓋以君父臣臣子非以臣子臣君父也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方成一部春秋若兼而責之然者將孟子之見不及是歟曰何爲其然也如執一弑字春秋只治得三十二人而已餘皆宴然無恙如執臣子二字春秋只治得諸侯大夫陪臣而已却尋那個作主且陪臣懼必還政於大夫大夫懼必還政於天子假令是時天下無道猶夫故也誰爲受之吾見禮樂征伐依舊自諸侯出頃之依舊自大夫出

須之依舊自皆臣出謂爲收之非所以撥其亂而反之
正也如何成得一部春秋
或問莊子曰盜亦有道焉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
盜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盜賊
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命乃能爲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其言將
無同乎子曰程子之說深明禮樂之必不可斯須無莊
子之說則以見聖勇義智仁都是亂天下之具欲一切
掃之而不有兩下用意正自相反
性猶杞柳也豈不彷彿寂然不動之說性猶湍水也豈不
彷彿感而遂通之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豈不彷彿內者不出外者不入之說只是頭腦上欠明便一切俱錯

以善養人是一團生機以善服人是一團殺機生人者人亦生之殺人者人亦殺之天之道也

或問聖學不落意大學却言誠意何也曰如好好色無作好也如惡惡臭無作惡也奚其落

林不泉先生云臨海金一所僑居應容菴二人以道義相友善余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予自甲午三月別許少微於春明門至丙午秋少微出江右約予會於芙蓉湖上劇談移日予見其爲國爲民一念津津不減當年喜曰今日依然是春明門許少微也

年再睹須還我美髯湖許少微也少微笑曰男兒進德修業會應日新若只吳下阿蒙何顏相見予爲擊節嗟賞此又百尺竿頭進步語矣

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此咏石灰詩也一條黑路兩人忙未說相看髩已霜我去彼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此咏鋸木詩也二詩不知何人所作每誦前一詩便覺志意竦拔一切無能震撼我者每誦後一詩便覺萬緣都消一切無能沾染我者言近指遠其是之類夫

予謂伍容菴曰陽明之言良知信之乎曰信之曰陽明之言無善無惡信之乎曰不敢信也予曰何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即其言亦自相悖矣奚而信

伍容菴雅不滿於王文成多所責備予嫌其過猶其謂奉
命處置思田事竟以病不俟代而歸行至南安而卒恐
於死生之際尚未了了卽文成聞之當亦心服

頤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十五

己酉

太極無聲無臭有何方所乃河圖洛書說者指其中爲太極至周子作太極圖又特標太極於上何也曰這是假象以顯理易六十四卦以二五爲中以初爻三爻五爻爲陽之正位以二爻四爻上爻爲陰之正位其義亦猶是也

書不云乎允執厥中此可以照河圖洛書之指易不云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可以照太極圖之指

渾然不偏曰中超然不倚曰上模寫道妙莫精於是

始予閱太極圖而疑之河圖[圖式]爲太極周子標○爲太極

近於老氏之所謂有物混成河圖○居中周子標○居上近於佛氏之所謂惟吾獨尊論者謂周子與東林鶴林兩禪師友而是圖也實淵源於陳希夷其說倘亦有自乎已而知其非也蓋周子標○爲太極矣而其兩之爲陰陽也即繫○於陰陽五之爲水火木金土也即繫○於水火金木土是混者不嫌於析也何也混之以爲體析之以爲用體用本一原也老氏却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將無於體用之間自生揀擇即所云有物混成亦歸之儱侗而已耳周子標○居上矣而其次之以水火木金土也即繫水火木金土於○是上者不離於下也何也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道器本一貫也佛氏却曰

迷妄有空虛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將
無於道器之間自生取舍卽所云惟吾獨尊亦歸之孤
亢而已耳由此觀之周子之爲是圖乃以匡二氏也其
指微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下之間者謂
之心朱子曰心比性微有跡比氣則又靈說得極細

用九無首是以乾元入坤元蓋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貞
是以坤元承乾元蓋乾者坤之君也

太極超形氣之上曰乾元便不免落於氣矣曰坤元便不
免落於形矣是故以太極爲主方能從先天出後天以
乾元爲主恐未必不溺後天作先天也此處最宜愼辨

只是這個分而爲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孟子仁義禮智之說本此分而爲二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本此於是合而爲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總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將七個字形容一個字聖人發揮道妙曲暢旁通何嘗執着些子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是千古妙詮明道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白沙陳子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此是千古妙解然

如此不已不知且說到甚麼處去也郤被朱子掃得光光淨淨其言曰孔子只說個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處耳豈不十分平實十分穩妥盍兩先生善發箕是全體提得起朱子善收箕是全體放得下故兩先生之說大有功於孟子朱子之說又大有功於兩先生余列而著之俟同志者恭焉

必有事是先難曰正曰忘曰助總從利心來此孔子之所謂獲也病標有三病根則一拔其根郤標不勞而治矣是故孟子之言曲而盡孔子之言約而精

內典推佛爲生天生地之聖人按湯誥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予以爲非特降衷于下民實乃降衷于天地

此所謂生天生地之聖人也

太極生天生地之本陰陽生天生地之具上帝者全體太極統攝陰陽生天生地之主也

朱子之敎裁撿賢知一邊人居多陸子之敎振起愚不肖一邊人居多予思述夫子之意作中庸標個中字是合賢知愚不肖都招而入其範圍加個庸字却專爲賢知而發此無他誠以能亂吾道者不在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下之最可慮者惟此人然而能寄吾道者亦不在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下之最可望者亦惟此人故等其過於不及而並匡之者欲其知已之地分僅在愚不肖之列必將恍然自失不能不思所以退而矯其偏甚其過於不及而特匡之者欲其知已之墮落反在愚不

首之下必將悚然內懼不能不思所以進而求其中聖賢之惓惓爲賢知計如此眞是十分苦心

或問程子言周茂叔窮禪客何也曰二程遺書云明道少時喜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伊川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又云釋氏善遁纔窮着他便道我不爲這個看此可識窮禪客三字之義近有引用其語者却於中閒增一字曰周茂叔乃窮禪客殆失之矣

儒家之有朱子其詩家之有杜工部乎讀工部集洪纖濃淡淺深肥瘦新陳奇正險易巧拙無不具備遡而上之自兩漢而魏而晉而六朝沿而下之自中唐晩唐而五代而宋而元無不兼包且言理則近經言事則近史尤爲傑出所以獨稱大家然而具眼者卒謂自詩人來未

有此老相與推爲詩聖至輕俊之流亦往往摘瑕索瘢執其一句一字而彈射之要之益以見其大也知此可與論朱子矣若象山便是個李太白也

朱子闢禪矣閱禪書卻多陸子近禪自其資有暗合處耳閱禪書卻少又曰惟其閱之多故其闢之也率中肯綮惟其閱之少故以禪訶之者不能得其心服或曰何以見朱子闢禪之中也曰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

文中子曰佛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國則否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適胡古之道也說者以爲古今論佛惟此最當似矣愚竊謂充佛氏之慈悲行之中國亦妄見其泥若其離君臣絕父子棄夫婦即夷狄亦未

嘗背而從之也烏在其爲西方之教哉却有一處說得好程元問三教何如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曰非爾所及也大自可味

章子厚赴省別吳山端端請入方丈茶罷端曰且爲愛護佛法公云不與不廢愛護佛法也却是宰相語

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置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惟管東溟亦曰吾於子弟輩並未曾與語及此誠畏之也噫嘻但應爲自家子弟輩畏之而已矣

甚矣子思之善言道也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既就無知無能中指出有知有能處來又就有知有能中窮到無知無能處可見這個物事要埋沒他也埋沒不得要覷定他也覷定不得要抛撇他也抛撇不得要挐住他也挐住不得眞令愚者智聖人反愚不肖者賢聖人反不肖抑何神妙不測至此也却又非子思鑿空駕說故意作弄一一是眼前實事實話

釋氏談心談性人皆能以爲奇畢竟還費了許多話頭怎如中庸此一條不過四十五字却說得如此宛轉如此玲瓏如此含蓄如此變化如此圓滿是故欲表道之無內因特徵夫婦之不知不能而關其可知可能欲表道之無外因特徵聖人之所知所能而關其不知不能一

似愚不肖出聖人之上聖人出愚不肖之下抑揚頓倒可喜可愕讀者試讀到夫婦之愚可知夫婦之不肖可能憑他何如人也應欣然踴躍精神煥發一番試讀到聖人亦有不知聖人亦有不能憑他何如人也應茫然自失意氣收斂一番此眞子思子喫緊爲人處也

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爲性乎以有不同者爲性乎孰是孰非可以立決矣

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世方以無善無惡附會性善方本菴獨以性善掃除無善無惡直狂瀾之砥柱也本菴又言下學而上達當味這下字因發明下人上人之義誠爲警策余退而思之以爲會得翁之所謂性善則知聖人與塗人同有不容視之太高俊焉提而遠者會得翁之所謂下學則知塗人與聖人同有不容視之太卑非焉藐而玩者灌提撕吾黨之意於斯至矣其可負諸

又曰本菴慮世之離善求性者之脫於無而言不變難也又慮世之離性求善者之滯於有而言知變難也於是

舉而齊之性善其指淵乎微矣性善原道自孟子更請以孟子證夫道一而已矣是點出性善頭腦仁義禮智四端是鋪出性善眉目四者變一者不變何其與本菴言如合符節也看來總不出此理此理參得到時二氏百家是處自然一一囊括其似是而非處自然一一紛碎而何畏乎千百世之下自然不差些子而又何俟乎安排比擬爲哉易言盡性至命本之窮理而本菴亦於此惓惓三致意也有以夫有以夫

學者聰明未必如古人議論嘗欲勝古人行事未必及古人自處嘗欲過古人以故下稍往往沒收煞

近來有一習氣操觚者但於左馬諸家摸擬得一言半語便傲然自以爲古文其視韓柳歐蘇蔑如也談道者但

於禪玄兩家剽掠得一知半解便傲然自以爲妙悟其視周程張朱蔑如也嗟嗟彼操觚者無論也乃談道者亦然何哉

近作一熱心事適有巨室之僕爲梗竟做不成而被冤者更罹荼毒𪧐以自悔既而思之人間世儘多不平如何一一管得却又啞然自笑也書之以志予過

有一個刻意作家家未成而卒人曰惜也正好經營又有一人家既成而卒人曰惜也正好享用余聞之嘆曰此正造化提醒人處也人曰何也兩下都落空竟有何用吾輩須就自家照顧一番看這裏經營享用的是甚麽還不落空否有用否不可只將他人評論後來只惹得人嘆一口氣也

庚戌

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此深識世故之言愚謂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天下之禍也小人之窮君子之幸天下之禍也有世道之責者其尚審於早而慎於微哉

予謂伍容菴曰林居錄中盛推申相國居鄉懿行良信要之特其小者耳尚有大佳處容菴曰何予曰魏見泉侍御條陳時事中及科場積弊且謂大廷之試閣臣爲讀

卷官凡閣臣之子須俟去任後方可與試張蒲州不悅
將有處分予因請於相國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
亦幸能優容但科場之事鮮有摘及者以此爲執政所
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比得嚴旨各各袖手
旁觀獨戶曹李脩吾抗疏救之竊以爲此兩人方是眞
能直言相國能於此兩人優容方是眞能優容願熟思
之相國曰君言固是第此事有張先生主裁吾不得而
與也予怏怏而退已而見泉脩吾俱調外無何張蒲州
憂歸相國謂予曰向所言魏李二君欲爲一處何如予
喜曰老先生發此一念天地鬼神亦來呵護矣時與姚
江孫越峯同在選司因入言之越峯曰昨正商諸申相
國相國欣然曰是吾心也予曰今方推新堂翁楊二老

朝且夕到任耳越峯曰若待此老到任而後推入皆歸美此老沒郤相國一片心矣予曰此老長官妙用非予所及也即日具疏見泉得南吏部修吾得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焉而見泉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相國復爲言諸吏部擢山東僉憲馴至大用初予目擊江陵橫政倩魏崑溟奏記相國勸其從中匡救相國閱之點頭徐曰兩君之意美矣遂須善藏其用勿得草草相國一日入閣張江陵問曰聞新進士有三元會知之乎每日取邸報遞相評隲自以爲華袞斧鉞俱在其手此皆貴門生也相國曰不知也是爲讒江陵因專予及魏崑溟劉紉華三人以告蓋予三人並舉鄉試第一故讒者從而爲之辭云相國黙曰皆迂腐書生耳江陵發

問時意甚不平主是補解已而相國得政次第推轂予

與崑濱入吏部此等事皆近世所希覯也

又曰非特申相國即王蓂江亦自有佳處丁亥大計何司空名在拾遺中遂訐意長辛慎軒陳給諫兩參之而意歸重於辛蓋有所承望而然也予過蓂江公語及之且問陳給諫之疏是否公曰適貫堂翁楊二老極口贊之以爲佳予曰如此老先生亦必以爲佳矣乃疏末猶慮有推刃於腹者何也言官論一總憲亦是常事何必弄此機關無乃欲蓋彌張計此君胸中有未帖帖處耳公曰執政之體只不當主使言官以行其私耳亦不得禁之使不言也且辛總憲有何好處察君之意壹似右辛而左何然得無偏乎予曰今不須論人只論事使屬不

要若被拾之人一一錄個對頭聚訟紛紛有何了期非政體也公不悅而罷越六年辛總憲物故其子來請謚婁江謂予曰畢竟此老何如人應與謚乎予曰此朝廷大典自有公論在非小臣所知已而禮部抹與諭與謚婁江聽之弗禁也葢亦悟向日之非云又予司選時太僕寺缺少卿堂翁陳心老問曰當用何人予以山東大叅王太初對陳心老曰善遂以語諸婁江公公不可越數日予以他事往謁公迎謂曰近細詢之太初果佳士也便須用之於此可謂無成心矣使能克是心其所建立當有可觀何至叢紛紛之議哉

丙戌秋予入京補官婁江王相國謂予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否予曰願聞之相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不亦異乎予對曰又有一異事相國曰何予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相國笑而起

何司空許辛總憲四御史皆降官衆議譁然以為有主之者予因具疏言之且及向來種種時弊欲執政公卿庶僚各務自反已而奉旨外謫陳雨亭司寇謂王婁江曰顧勳部一疏說得最公何以見譴婁江曰渠執書生之

言狥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司寇曰是則然矣竊恐書生之言嘗信道旁之口嘗察勲部個中苦心似亦不可不知也婁江默然司寇退而以語趙定宇太史太史為予述之予曰鄙人惟知自反而已此外非所知也

歲丙申之冬選部唐仁卿請告而歸訪予於涇里予問曰國事近何如仁卿曰他皆無足慮所慮者一人耳予問為誰仁卿曰沈繼山司馬也必亂天下予笑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願勿草草兄姑待之司馬且夕歸矣仁卿曰司馬外結政府內結權璫方當用事何云歸也予曰所結政府為誰仁卿曰張新建予曰司馬與新建同年也又同與江陵奪情事後先被罪夫其情誼自別於泛然之交第司馬骯髒自喜必不為新建用

新建今猶次輔耳一旦得政此兩人終非好相識至欲結權璫非用賄不可司馬將何所取資仁卿曰自有代爲之賄者乎曰此等奇論從何處來都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今姑無論吾輩只看司馬行徑何如更應了了仁卿懷疑而別越數日司馬果得旨歸仁卿自途中貽予書謝曰向者吾失言吾失言昕道擕李詢此老居鄉作何狀市井細民無不同聲賢之乃知長安紛紛之論眞是可笑矮人觀塲隨人悲喜吾又以自笑也仁卿可謂無成心矣鄒南皋嘗趨定宇先生傳後曰趙學士沒其弟與諸子屬傳甚成熙然竟消門人曰先生慟乎予曰此非子所知曰得無以若肉計慟耶曰若肉計丁丑冬事癸未以後聽若肉更甚荷聖恩賜

瑕疵之生地矣吾等心如水之平也故設詞波之如鼓之無聲也故陽爲聲之俾不得一日安其位噺六年將又更甚先生曰不去必不令完名卒若左券嗚呼抑知夫司馬之將噺先生之時尤甚即去後且不令完名也吾是以重有感於仁和爲之喟然三嘆而追記其語

或問予曰子言陸五臺冢宰有旋轉之功將無太過乎曰若說旋乾轉坤委未易言然而我皇上臨御以來所用冢宰凡數人大率皆兢政之冢宰耳非皇上之冢宰也中亦有頗知自立者矣而極重難反率不能跳出這窠巢獨五臺公服官勝壯遂能正統均之體破久沿之套收旁落之權振積衰之習到任數日外轉一大干清議之御史而奸邪爲之奪氣內擢一公論共推之給舍而

端莫爲之生色及大計羣吏務在表廉貞懲貪恣獎恬退抑奔競其貪緣入臺省者即見任一切屏黜於是仕路廓然一淸於是天下始知公論之不可犯各思潔自濯立峰孫公心谷陳公繼之相與遵其遺軌而加之以愼於時郎官王秋澄鄒大澤劉健菴劉月齋趙儆鶴孟雲浦麻十洲李元沖輩莫不朝夕砥礪殫精白而應之無敢以私干者諸君子誠賢哉要其開端之功實自五臺不可誣也以致執政耽耽側目後先剪除不遺餘力空署而逐至再至三甚而逐及升任之章衡陽逐及回籍之黃　甚而空四司而逐無留焉卒亦無如之何迄於今雖不能如三公在事時而流風餘韻尚有存者試看錢給事張御史竟不免外轉免外轉矣又不免

內察姚給事文蔚欲得一南冏卿費多少委曲卒之都不與而有從中出覷陳海陽久玷公評楊海豐猶力爲護持俾假然完京卿之璧而歸且爲調王弘陽光祿於南謫吳徹如北部於外以謝之者相去逈然矣探厥所由一線之脉來自五臺不可誣也然則謂五臺旋乾轉坤固不得只就銓政按而求之辛卯以前是一局辛卯以後是一局要亦自成一乾坤自具一旋轉也

陸平湖嘗語人曰吾做冢宰可一年李漸菴可二年曾見臺可三年陳心谷可半年而已其他即十年可也人問其故公曰未須說破異日當自知之此老大自有眼

吾邑周微菴先生樸茂簡重有古人風對客終日並無一閒話只此大是難事庶幾先進於禮樂者歟

王仲山題其廳曰居官者不知有家盡職而已居家者不知有官守分而已

龍崗施公洞爽豁達不立城府其爲吾郡剖決如流公庭常閒可設雀羅性好士嘗浚王帶河建龍城書院選諸生之秀者躬課之是科舉於鄉者甚衆至今科甲不絕吾邑孫少宰最所賞識果大魁天下武進周萵河自童儒中拔之廉其貧爲之行聘江陰曹氏即少宰之內家也吉服升堂鼓吹而遣之已而亦取高第萵河名道昌改名鉉其他不可枚舉云

沈太素少年魁南宮文名大噪夷陵王少芳慕之託所知求其窻稿太素謝却之乎曰何必乃爾得無已甚太素笑曰小人不可與作緣乎嘆服不已

予問伍容菴曰人言寧夏之變不逮確齋魏公必不能平信乎容菴曰然時予在兵部見魏公報疏言于堂翁曰國家設制府正為有急得以調發也魏公當此大變視若小警旣不問躬擐甲冑星馳赴討又不聞移檄各鎮協力進攻第云已遣人持牌諭之矣此事恐魏公不能了須擇可代者以備緩急之用弗聽自此但抄塘報邊無石畫最後徑請罷兵防秋豈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耶顧以前時延緩功受上賞予抗疏云

或謂予曰近有議鄒太史掘藏隕名者潘雪松尚寶云此偶然聰跡耳酒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為累子以為何如予曰此不可責雪松雪松是為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耳

鄧文莊云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薛方山先師質之曰眞士夫卽眞道學也假道學卽假士夫也誠然誠然而文莊之意遠矣

客言某某周游講學到處爲人居間所遺金錢常滿人多譏之却有一叚可敬處余曰何也客曰渠隨手輙盡未嘗汲汲立生產爲子孫計跡若爲利實乃超然於利之外也余曰若見盜而富者乎客駭而問曰何也曰此輩大都亦隨手輙盡未嘗汲汲立生產爲子孫計也今將曰是超然於利之外也而賢之乎客曰若是其甚歟曰一則取諸白晝一則取諸昏夜一則出於高談性命之士一則出於饑寒無知之民以此觀之彼爲盜者猶或有可原也何謂已甚乎

卷終

辛亥

或問世之論者有謂學當重悟有謂學當重修孰是曰學不重悟則已如重悟未有可以修爲輕者也何也舍修無由悟也學不重修則已如重修未有可以悟爲輕者何也舍悟無由修也曰然則悟修雙提可乎曰悟而不落於無謂之修修而不落於有謂之悟曰吾聞諸爾贍都于之言曰無故提一悟字已爲謎語又提一修字亦爲疑情如何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作死語看依舊是謎語依舊是謎語更無轉身處矣如禪門說個即心卽佛已而又說個非心非佛最後又直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這是一句話兩句話三句話須自

家有個分曉莫被他瞞過也

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並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是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並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指却似均之未悟未盡也

近世率言無善無惡及說而卽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眞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自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卽是心之本色說甚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不得則不可以爲子須千方百計求盡子道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悅在得君不得則不可以爲臣須千方百計求盡臣道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祖母岑與其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廻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

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或問於塘南王先生曰人有言無心於名與利者大丈夫能之無心於道與行者非聖人不能其信然歟曰理固有之非所以訓也此兩轉語大妙可味可味只是尚有說在何也道與行天理一邊事名與利人欲一邊事兩下判若霄壤却總總道個無心須就裏討個分曉方沒病痛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謂無

心於名與利也至於爲謀利而正誼爲計功而明道則有心矣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所謂無心於道與行也至於得必以思中必以勉則有心矣以此言之其無心同而其所以無心異一是別眞於僞敎人從眞上立根一是別性於反敎人從性上歸宿此非特理實如是兼亦可以爲訓也若把兩個無心混作一樣用吾見在高明之士則視道與行爲塵垢粃糠如名與利之不足以益人藥從擺脫在圓融之士則視道與行爲厳纆桎梏如名與利遂足以累人悉與破除而無忌憚之中庸出矣此非特不可以爲訓兼亦無如是理也敢以此中先生未盡之指

或問王文成言當初學問也只在行誼上檢點覺是拘泥

而外人同聲賢之自龍場驛以後磨鍊既淡性體始見雖不規規於事為胸中覺得瀟洒而人多不取譬之人身外面無恙而腹中作痛强自含忍人亦謂其無恙也至汚穢一口吐出胸中寬快而人反憎厭之其說然歟塘南先生曰理固有之非所以訓也此兩轉語大妙可味可味只是尚有說在何也跡上無瑕心上有瑕鄉愿行徑也前一段所言是也跡上有瑕心上無瑕狂者行徑也後一段所言是也文成蓋曰與其完完全全人人道好做個假中行寧其疎節濶目行不掩言做個眞狂者耳此非特理實如是兼亦可以為訓也雖然跡可見也心不可見也倘於其可見處縱横顛倒無所不為有過而詰之輒去而逃之於其不可見處以自解曰吾第

求無愧此心而已跡非所計也甚而爲之張皇其說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又曰進此一步方透毀譽關也其爲世道禍不小矣此非特不可以訓兼亦無如是理也敢以此申先生未盡之指

惲遜菴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弟子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並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白沙島嘗丟却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古亦並未聞有此等呆議論也大率近來儒者往往借人起個話頭隨而自標其見按實求之半成戲論耳須知

無善無惡却是個空鐺

當春秋時出一孔子即春秋之天地萬物便覺陡然有神究竟亦全得了孔子氣力當戰國時出一孟子即戰國之天地萬物便覺陡然有神究竟亦全得了孟子氣力

又曰且無論孔孟大聖大賢即如唐武后時是何世界頓有個狄梁公還成個唐即唐家之天地萬物自在天下人心亦只知有唐不知有武后也宋徽欽北狩時是何世界頓有個李忠定公還成個宋即宋家之天地萬物自在天下人心亦只知有宋不知有金人也

又曰且無論狄李兩個大豪傑即如宮之奇在虞晉不敢伐季隨在梁楚不敢侵二國雖小亦自有他的天地萬物在只其間有個人便撑定了吾輩於此不必拘執一

局須是大開胸襟另具手眼就裏看出個意思來中和
位育之說越覺分明又不是陳同甫匹抑三代下就漢
唐推尊漢唐上配三代的話頭也
又曰譬諸大家巨族當其盛時生得人既好際遇又好德
業問望安富尊榮烜烜炳炳直是十分精彩此如達而
在上君相的中和位育也及其衰也變故紛出門庭蕭
然卻幸生得倘好人服習詩書敦行禮義扶持家風奮
身整頓畧不墜落亦何愧大家巨族此如窮而在下匹
夫的中和位育也故知自家而國而天下命脈都在人
又知中和位育乃世間公共擔子不可謂那個有分那
個沒分妄設藩籬也然則吾輩今日一嚬一笑一語一
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

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個好字孟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性字其所以闡明道性是點出一個善字

耿庭懷遺予書曰頃晤史玉池太常相與慨斯道之不明學術之多岐欲推一人爲正宗意者其明道乎予荅之曰意者其元公乎元公圓宗也明道頓宗伊川漸宗也庭懷不以爲然復遺書言之予復荅之曰明道之推轂曰不宜而僕言必稱元公者以爲畢竟元公是師明道是弟子也今亦不必深論即如元公令明道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而明道却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等閒轉入曾點樂處矣尋得孔顏樂處其究也可以入聖尋得曾點樂處其究也率流而

狂此見明道之未齊於元公也又如明道少好獵自謂今無此好元公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不知自家胸中事元公乃知明道胸中事明道不免失之十二年之後元公乃能得之十二年之前非洗心藏密之極何以及此此又見明道之未齊於元公也舉此二端元公之所以爲元公明道之所以爲明道大畧可覩矣故曰畢竟元公是師明道是弟子也來教尋樂之說一似啞謎明道大段露出頭腦又謂今日佛氏之盛極矣即言片字剔透世人心靈世人以此翕然赴之柰何吾黨終日株守章句甘拜下風如保家者盡喪其先世明珠寶玉重藏而徒守其敝廬荒田

也可謂翰轢入哉吾黨誠欲大興吾道于今世必先有以深服佛氏之心而收之笠欲服佛氏之心而收之笠必先有以洞開吾道之門而示之宗欲開吾道之門而示之宗非推尊明道不可言言都是然而僕非遺明道不推也推元公即是推明道推明道而不及元公猶之推子淵而不及孔子所以推之者似淺耳將謂定性識仁等說有加於無極通書之上乎據鄙意無極通書眞儒家之明珠寶玉而定性識仁等說乃明珠寶玉發光處也於發光處識取明珠寶玉則可遂認此光爲天下之至妙至妙没却明珠寶玉則不可故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論道於三代以下不認得元公猶之論道於三代以上不認得庖犧中庸所謂半塗此耳欲釋氏之

服恐未能也來教又謂尊周必明圖明圓必立教將以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爲教乎抑必借上一圈而爲教也
上一圈者將以太極爲教乎將并無極太極而兼言之
乎竊意此等處圖說盡自曉了不必作何擬議若欲進
而求其精義之所在又須以平心體之潛心入之方能
漸次湊泊有非擬議可得而及者門下且看這一圈與
庖犧一畫有異同否此乃悟徹先天超然有會於象數
名言之表就手描來全身盡露上下千古覺得河之圖
洛之書亦若爲之一新幾於重開混沌矣至論聖學單
提無欲二字何等斬截何等徑淨何等超脫向所云孔
顏樂處意其在此此無極真脉路也亦可謂明明指出
頭腦不但啞謎而已故僕以爲宜推元公元公而下前

無如明道後無如紫陽爲偏漸仔細推敲定不如元公之圓也今欲上不溺於空寂而又下不局於株守舍元公奚宗焉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是以兩下互爲知己吾輩試於此一查生平知己何在若知己是甲一項人卽我亦便是甲一項人知己是乙一項人卽我亦便是乙一項人莫得放過

鄉黨一篇乃是門人到處體察到處描畫恰如章章寫出小心圖末章拈出時字尤妙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也時未至聖人不敢先也時既至聖人不敢後也

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先大人於壬子年卽不幸棄世則茲辛亥劄記殆絕筆也今玩末條幾段若舉向來小心齋秘密義特爲標出似了案究竟語豈將棄世一識耶追憶舊聞先大人十五齡時嘗題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先大父見而笑曰子欲爲孔顏耶迺今末條仍以孔顏爲證前後若符節云則是先大人一生所獨一生精造亦從可知矣

男 與渟 與冰 謹識